

中译本映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本报记者 高爽

提要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开头的一句，今天已经广为人所熟知。在《宣言》的各个中文版本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各个译本中，这段话却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带着鲜明的时代语言风格，同时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的不深化。



《共产党宣言》莫斯科中译本。



1960年西班牙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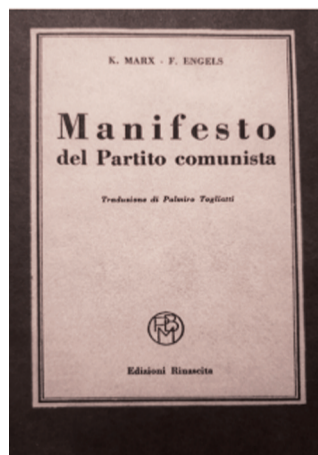
1949年匈牙利文版。



1948年芬兰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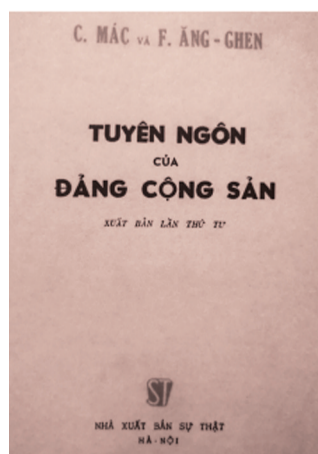
1948年日文版。



1955年意大利文版。



1956年荷兰文版。



1958年越南文版。



1960年葡萄牙文版。



《共产党宣言》四种中文版本。

从“废止私有财产”到“消灭私有制”

公有制、私有制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几十年里已经为几代中国人所熟知。但这个术语最初在译者的笔下也是五花八门。在现在通行的《宣言》中文译本中，有这样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通考》主编之一杨金海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宣言》6个完整中文译本，发现对这句话的翻译均不相同。陈望道译本是：“所以共产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华岗译本是：“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废止私有财产。”成仿吾、徐冰译本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归纳在这一句话内：废除私有财产。”博古译本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表示自己的理

论：消灭私有财产。”陈望道译本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的理论可用一句话概括：废除私产。”莫斯科中译本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杨金海得出结论：关于“消灭私有制”这一重要语句的译法有一个越来越准确的过程。原来译为“废止私有财产”等，只看到了这一观点的表象，只有译为“消灭私有制”才能抓住实质，即从经济制度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陈望道作为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译为“废除私产”，很不准确，甚至有曲解，因为共产党人要废除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简单废除包括私人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产。由于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宣言》思想的理解不同，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这部书的各个版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性的文本比较研究。

镜头 JING TOU

《共产党宣言》首句不同时期译法

本报记者 高爽

《宣言》的正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在这四大部分之前是引言，其前两段话尤为著名，特别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句话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熟知。

引言主要是向世界宣布，共产党人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已经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要向世界和历史“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

引言前两段话现行权威译本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世界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宣言》的6个中译本和现行权威译本，会发现各个时期译本对引言的这段话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考》作者许静波认为，“幽灵”一词“最早为博古译本所使用，这是目前被认为最为准确的翻译；陈望道译本和华岗译本将其译成‘怪物’，成仿吾、徐冰译本将其译成‘巨影’，显然难以服众。”

比如，陈望道译本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侦探，都在这里。”

华岗译本为：“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的列强为要驱除这怪物，乃结成一个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政治警察，都加入在这里面。”

成仿吾、徐冰译本为：“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脚踏着——共产主义底巨影。为了根绝它，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的激进派与德国的警察们。”

博古译本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脚踏着——共产主义底幽灵。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为着神圣的驱除这个幽灵：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的激进派与德国的警察们。”

陈望道译本为：“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旧欧洲的全部势力为要驱除这个精灵，已经结成一个神圣同盟：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的激进党和德国的秘密警察。”

莫斯科中译本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者——共产主义的怪影。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都为神圣地驱除这个怪影联合起来了：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激进党人与德国警察。”

马克思、恩格斯中文译名有十多种

“共产党宣言”译名来自日语，最初是“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意思，1904年11月13日，日本《周刊·平民报》上，首次被译成《共产党宣言》。从《宣言》早期的片段翻译和后来的几个完整译本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概念、语句的表述呈现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不断深化吸收的过程。《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考》作者方红总结，自19世纪末，国人初闻“康密尼人”(这个词是19世纪初中国报刊对“共产主义者”的英文音译，记者注)之名直至1920年《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宣言》的翻译经历了节译、释译、转译等一系列重译过程，《宣言》的传播与接受也经历了不同译者选择、阐释、重构等一系列主体规划过程。《马通考》主编之一杨金海指出，国人对《宣言》的解读经历了三种解读模式。第一种是翻译性解读，较侧重于表层话语的理解。早期是翻译性解读，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

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姆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再比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第二种解读模式是注释性解读，注重对《宣言》深层思想的理解。为了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宣言》思想，而对文本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等进行注释和介绍，包括对人物、事件、文献的注释，也包括对《宣言》历史背景以及整体结构、基本思想、段落大意、思想渊源等的分析介绍。第三种模式是考据性解读，一是对《宣言》“传播史”进行考证研究，弄清《宣言》文本以及各种译本的来龙去脉；二是依据对《宣言》多个文本、版本的比较分析而进行的“话语史”考证研究，包括对一些重要术语、概念进行考证；三是在文本、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思想史”进行考证分析。

莫斯科中译本的众多译法沿用至今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9年出版了《宣言》(百周年纪念版)中译本，是对当前《宣言》权威译本影响深远的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宣言》的最后一句，在陈望道译本中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在华岗译本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成仿吾、徐冰译本中是“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在博古译本中是“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在陈望道译本中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到了莫斯科中译本，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译法在现行权威译本中沿用至今。《宣言》在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之中，描绘资产阶级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形象的语句，即“劳动者不获，获者不劳”，这一译法是《宣言》莫斯科中译本首次使用并被后世所继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望道译本将此句译为：“劳动的人却丝毫得不着什么，得着一切的反而是不劳动的人。”成仿吾、徐冰译本以及博古译本都译为：“劳动的人毫无所得，而获得

的人却不劳动。”还有一个例子，在最早的陈望道译本中，第一章的标题是“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一译法在成仿吾、徐冰译本中依然保留。而在博古译本中，则被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显然，博古译本更能反映真实的内容，因为与无产者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只是有产者当中的一部分。拥有土地的农民也是有产者，但并不与无产阶级构成全面的对立。《宣言》莫斯科中译本就采取了博古的译法，将之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这种译法改变的背后反映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的深化。当然，莫斯科中译本在翻译成文的过程中必然显现出时代的痕迹，其突出特点也体现于其残留的文言文式的表述。田英就此总结说：莫斯科中译本之所以在语言风格和文字表达上与其他中译本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时代背景发生了转变。《宣言》在中国的译介史可以很好地验证《宣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是真正的思想巨著才具有的魅力，因为它所承载着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即使真理的载体也必然服从于真理所揭示的必然规律。